



晋江原创网
http://www.jjwxt.com

男儿待字闺中，女子封侯拜相，
男儿相妻教子，女子驰骋疆场，
这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
对上众夫君们柔弱的眼神，
她这个现代人只好勉为其难战斗在最前方了……

折草记

湖月沉香
◎著

之花玉词

爱情宝石系列

晶莹粉宝石



珠海出版社



晶莹粉宝石
爱情宝石系列

析草记

湖月沉香◎著

之花玉词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折草记之花玉词 / 湖月沉香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 7

(爱情宝石系列)

ISBN 978-7-80689-902-1

I. 折… II. 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8722 号

爱情宝石系列·折草记之花玉词

©湖月沉香 著

责任编辑: 姜 蓓

特约编辑: 罗 斐

装帧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20.5 字数: 1718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9-902-1

本册定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84	第一章·身不由己	001
88	第二章·傀儡公主	015
102	第三章·玉面阎罗	024
117	第四章·相思欲寄	032
181	第五章·推波助澜	041
200	第六章·急转直下	052
305	第七章·朝花夕拾	059
318	第八章·豁然开朗	071
355	第九章·澡堂逼婚	082
385	第十章·风云暗涌	093

185	第十一章·是友非敌	103
328	第十二章·回春圣手	112
	第十三章·无望爱恋	127
	第十四章·情浓意深	140

新章記

目錄

CONTENTS · 001

- 
- 第十五章 · 不动声色 · 146
- 第十六章 · 小鬼难缠 · 153
- 第十七章 · 如意算盘 · 161
- 第十八章 · 水火不容 · 171
- 第十九章 · 人在屋檐下 · 181
- 第二十章 · 绝代风华 · 196
- 第二十一章 · 石破天惊 · 207
- 第二十二章 · 猜忌之心 · 218
- 第二十三章 · 如鲠在喉 · 228
- 第二十四章 · 皇恩浩荡 · 238

番外：花菲与宛秋“孽缘”之起因 · 246

番外：花容与宛秋“孽缘”之正在进行式 · 251

番外：财迷是如何养成的 · 256

后记 · 259



宝珏才进芙蓉院，就见正君萧文怀抱幼女迎在门口，神色凝重，一旁侍立的小君墨珠亦是闷闷不乐的样子。宝珏心下了然，却故意笑着调侃道：“哎呀呀，我不过上个朝露下脸罢了，也没出两三个时辰的，竟让两位夫君如此牵挂，如此深情实在让我感动……人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看来我夫妻的感情还犹胜三分，来来来，一人亲一下，安抚安抚吧！”嘟起嘴就往前凑。

萧文只听了一句就涨红了脸，眼见她这不正经的样子，虽然平日里胡闹惯了，到底是两人独处，此刻有旁人在侧，不由得又羞又急，硬声斥道：“青天白日的，又来满嘴胡说！你不爱惜自己的身份是你的事，可别连带着坏了我的名声！”说着抱了女儿逃也似的进了屋。

墨珠站在门边看了看宝珏，又看了看萧文，留也不是，走也不是，犹豫不决。

宝珏上前几步，走到墨珠身边，在他耳边轻声笑道：“别担心，他没有生气，只是有些不好意思而已。”

墨珠看了她一眼，悄声劝道：“既然知道驸马脸皮子薄，你又何苦老是用言语戏弄他？和和气气的，不好吗？”

宝珏笑道：“不知道了吧？我告诉你啊……驸马平时总是一本正经的，我存

心撩拨他,为的就是想看看他其他的样子,笑也罢,怒也罢,生气也好,羞涩也好,岂不比成天只板着脸要耐看许多?就跟我老是逗你玩儿是一样的道理——当然,你是小‘泪包儿’的时候也很可爱,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你笑的样子……”

墨珠羞得连耳根都红了,只是低头轻笑道:“驸马总说你的嘴甜,像裹了蜜似的,最会哄人……你会哄人,我自是清楚的,却不知道原来是这么个哄法儿——让人恼不得又气不得,偏心里还甜丝丝地透着喜欢……今儿算是彻底领教了……”

“是吗?彻底领教了?”宝珏笑得有些邪气,一手勾了墨珠的下巴,“恐怕是未必吧?不如,我……”

“你们在门口磨蹭什么?”萧文人在里厢未动,催促的语句却清清楚楚地从里面传了出来,“有什么事进来再说也是一样的,还有椅子坐,有茶水喝,岂不比站着强些?”话说得漂亮,却总是隐约透了些酸气。

墨珠闻言,不敢怠慢,一边手忙脚乱地拉下了宝珏的“毛手”,一边催道:“好公主,可别再闹了!还不快点进去?驸马从宫里回来就急着找你……一定是有要紧事和你说的,却被你……害我……”

原来是到宫里头去过啊……看来那件事定然也是知道了,所以才是那么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本来只是想轻描淡写地说两句就算了,如今看来,这法子可能行不通……

宝珏暗自嘀咕,却刻意摆了副轻佻相,斜瞟着身边的少年,低笑道:“害你如何?是不是小鹿乱撞、春心动了?”顺手摸上了墨珠丰润的脸颊,轻轻捏了一把,“小笨蛋,喜欢就是喜欢,老老实实在说出来,我自自然疼你……否则,你家公主我生性老实,口是心非的话没准儿可就全当了真……到那时候再后悔,就算你有能耐把这整个院子都淹了,也没人理哦!”

墨珠咬着唇角,一双大眼弯成了月牙儿:“今儿日头莫不是从西边出来了?竟有人自夸老实……公主,你不是以前就一直教训我,说做人不能太老实吗?说好听些,那是老实,说白了,就是笨蛋、就是蠢……没想到……公主你刚才居然自己承认自己‘老实’……”说着,忍不住掩嘴哧哧地笑了起来。

“好啊！”宝珏佯怒道，“个子没长多少，胆子倒是越发地大了！哼哼，看我如何治你！”扒住他的肩，整个人就往上靠，十足登徒子的模样。这回可真把墨珠逼急了，他一边左躲右闪，一边轻声提醒道：“快别闹了，小心驸马恼你！”眼见这话没什么效应，自己依旧被宝珏抓住了箍在怀里，顿时又羞又急，跺了剁脚，嗔一句“要死了，混世魔王的脾性又出来了”，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挣脱了开去，拖着她就往里走。

萧文抱着女儿坐在卧室里的床沿上，眼见两人拉拉扯扯地进来，满腹的担忧顿时憋成了酸气，委屈的心意化成怨怼的话语到唇边转了一圈——终究顾忌着自己的身份，以及与这个身份所对应的“正室应该抱有宽厚之心胸、容人之雅量和矜持之气度”的“夫德”闺训——化成了淡淡的自嘲：“到现在你还能如此悠闲自得，想必是有万成的把握才去应了那差事的吧……原来，竟是我想得太多了……我，还真是傻呢……”说罢，低了下头，佯装为女儿整理衣衫，并不多话，也没有再看宝珏一眼。

看在眼里，听在耳里，痛，在心里，宝珏握住墨珠的手不由得紧了紧。

墨珠心虚，只当这嘲讽是朝自己来的，不敢开口申辩，慌忙道：“公主，我来伺候你更衣。”顺势甩开了宝珏握着的手，朝站在梳妆台边的紫玉走去。

紫玉本来是应该迎立在门口、恭候公主回府的，但他见驸马和墨珠都守在那边，暗忖自己若是留下，实在有些不太合适，因此便早早地就进了里屋候着——反正公主回府之后，必定要更衣洗漱，在这里等是肯定不会有错的。

见二人都立在梳妆台边等着自己，又看了看低头逗弄女儿、似乎无意和自己交谈的萧文，宝珏想了想，还是决定先把身上这套拘谨的朝服换下来再说。

墨珠虽然成为了公主的侧室，不过以前的差事显然并没有抛到脑后，他和紫玉两个各行其是，互相配合得依然十分默契。

萧文心不在焉地和女儿玩了会儿，眼角扫见宝珏只是安安静静地更衣，并没有开口的打算，终究按捺不住满腔的忧虑之心和关切之意，问道：“我今天在真秀宫里觐见凤后的时候，有宫人前来禀报说，你在陛下面前请旨，要亲自出使月国，力促两国结盟一致对抗风国，是不是真的？”

宝珏扭脸看他，爽快承认：“是，今天在朝堂上，陛下已经下了旨，明天我就

起程去月国。”话音未落，只觉衣带微沉，低头一看，只见墨珠半跪在地上，仰起的脸庞满是忧色，原是要卸下玉带的手，此刻却无意识地揪住了带上的玉钩。宝珏不由得暗暗叹了口气，轻轻地拉了他起来，按坐在一边的梳妆凳上。紫玉见状，麻利地接手了墨珠的工作。

唯恐萧文等人担惊受怕，宝珏本来没打算在今天说出实情的——刻意轻佻的举止言行，实际是她一番思量的结果：若能因此惹得萧文吃醋捻酸，二人假意冷战，倒是给她明天出去找了个好借口。萧文平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虽然掌管府内大小事务，其实与朝廷政事并无接触，只要管家韩秀娟不露口风，他自是不会清楚底细，最多认为她是去了邑地散散心……等到实在瞒不下去的时候，估计她也快回来了，如此一来，自是减去了许多萧文为她提心吊胆的日子……不过，显然她的想法过于简单了——竟然把自家那位高高在上的皇姐夫给忘记了！萧文是没机会和官员们接触，但是他可以直接和高层“对话”啊！有什么事能瞒得了曾经垂帘听政的风后？方才的一番做作恐怕是要弄巧成拙了……平白送了根小辫子给人抓……宝珏这么想着，顿时有些懊恼。

萧文闻言一愣，怔怔地看着她，半晌才找回了声音似的，涩声低语道：“我说嘛，从来都是个安逸公主的，怎么今天早上却突然有宫中女吏来传旨，要你务必上朝见驾……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原来是因为这个……陛下也真是的，朝廷上的事情，你从来就没有沾过半点手，原是什么历练都没有的，现在这样，可不是故意在刁难人吗？”虽然宫人传话，说的是“公主主动向陛下讨下这桩差事”，但萧文到底是个出身官宦人家的子弟，母亲又是当朝一品，见识原就比那些小家碧玉要广博，何况自己也生了个七窍玲珑的心肝儿，前因后果这么一想，自然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出来。

“倒也……不是完全被逼的……”宝珏想了想，婉转申明，“其实，我本来也有心要为国家出点力的……”

这话说得委婉含蓄，里面包含的意思，除了她自己以外，即便聪慧如萧文，亲近如墨珠，大概也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听明白——她是有心为国效力，却并不想在目前这个节骨眼儿上来表现自己“忠君爱国”的决心——没有金刚钻，就别去揽那个瓷器活儿！以她的能力，不添乱就已经偷笑了，还敢自不量力地往前

凑合?!那不是存心要“祸国殃民”嘛!可惜她有自知之明,别人却未必肯放过她——说到底,宝珏自己也只是一颗“棋子”,哪怕她现在顶着的,是“公主”的身份。

朝堂上那大半天不是白站的,前前后后这么串起来一想,她自然是心里跟明镜似的,心里也有了计较:与其被动接受,还不如主动出击,横竖这差事最后总是落到自己头上,想跑都跑不了!得不着便宜,哪怕卖个乖也是好的,至少别人说起来的时候,会以为她本是胸有成竹的,日后就算传到内眷的耳朵里,也能权充颗定心的药丸——省得他们在家饱受离别相思苦的同时,还要为她的成败安危去担惊受怕。

“你也真是个傻子!有心报效国家自然是好的,但也不是非得去做了这件事才说明你爱国的嘛!你自己有几斤几两,也不用我说,你心里自然是最清楚的,何苦为了博个虚名去冒险?”萧文心思剔透,虽没有完全领会她话里的意思,到底也约略猜出了七八分,忍不住埋怨,“陛下虽有主张,只要你装听不懂,时间一长,她也未必会把这事交到你头上——反正大殿上站了那么多做官的,总有人立功心切,愿意出来做这出头椽子,只要能出来一个这样的人物,你也就和这桩任务彻底撇清关系了……哎!平时瞧着是个属泥鳅的,怎么偏到了该滑溜的时候,却滑溜不起来了呢?”

“文儿,”宝珏苦笑道,“我也不瞒你,她们才开始说起这事的时候,我就打定主意不出头的,可是,当时的情景,根本就是事先设计好的!别说是毛遂自荐的,就是推荐的也没有一个……说没有也不太确切,至少还有你家夫人我——我就是那个众望所归的人选——哈哈……”

她说得一点也没错:当时在大殿上,满朝文武你一言,我一语,十几个人合着伙儿地唱“双簧”,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却个个都把矛头指向了她,说什么“出使月国,须得身份高贵,才能显得我国有诚意”、“月皇年长寿长,算来也是三国皇室中辈分最高的,理应敬重有加,况此番本是结盟,更加不可怠慢”、“值此国家危难之时,人人都应为国尽力,为官者更应为国分忧,为民着想,否则枉为人臣”云云,就是白痴也听得出她们话里的意思。女皇自然是“顺应百官之意”的,少不得装模作样地问了问她的看法。她又能说什么?主基调都定好了,就是再

会耍花腔，也不可能把“美声”唱成“民族”啊！眼见众人都拿期盼的眼光看自己，她才试探着说了一句“本有心为国效力，奈何才疏学浅，恐误国误民”，“还望另请高明为好”这八个字还没来得及说，就被众人劈头盖脸一顿奉承，多半是“公主实在太过谦虚了”、“公主乃国之栋梁”……本来就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群殴”，何况那高帽子是一顶比一顶高，更加砸得她有苦说不出。最后，连女皇也出面表态：“御妹无须多虑，朕自会为你安排得力人手协助你……”戏演到这个份儿上，她要是再不明白就真傻了，当下只得顺水推舟，领旨谢恩。女皇其实早有安排，下圣旨的时候，连使团的其他随行人员、护卫、礼物甚至行程都安排好了，由此，也更加证明——这本来就是一场“阴谋”……

“你还有心思在这里自吹自擂？”萧文见她苦中作乐，不由得白她一眼，“万一把差事办砸了，我看你拿什么去交旨？！”虽然口气有些生硬，但关切之意却是不言而明。先前是事关己身，故而让他乱了方寸，一心只是嗔怪秀云不知天高地厚，此刻静心细想，对于内中乾坤自是不难猜透——女皇的安排有谁敢违抗？即便有大臣毛遂自荐，只要不是心目中的人选，女皇当然可以立刻就否决，也只有符合了她预想的设定，她才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如此看来这件差事竟是无论如何都躲不过去的呢！而在这样的前提下，秀云的选择无疑是最好、最安全的……萧文想着，无奈地叹了口气，想到秀云要出使月国，一颗心立时又好似被提到半空，没着没落，又寒又慌：秀云对朝廷上的事一无所知，这次却要去办这么要紧的差事，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应付，万一出了差池，骂名可是要背负一辈子的……而且，此去她的安全问题也令人堪忧——风女皇必定会想法子破坏，而月女皇万一翻脸，也极有可能就把秀云给……一念至此，不禁打了个冷战。

宝珏不知他百般思虑，心中早已打定主意——既是有心人的设计，推又推不掉，那就只能认命；既然只能认命，又何必非得哭丧着脸，让周围的人都跟着自己一起忐忑不安呢？要烦心要苦恼，要忧虑要焦躁，只她自己一个就好了。面对萧文和墨珠他们，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满心的无奈和迷惘，还有对叵测前途的忧心，统统都压在心底，让他们看到一个镇定自若、从容不迫的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安抚他们的慌乱情绪，所以，她看着萧文淡然言道：“你啊，身为我的驸马，对我也有点信心，好不好？”

她要求别人对她有信心，其实自己却十分的心虚——自己的底细，自己最清楚：不论是过去的“老好人”，还是现在的“米虫公主”，从来就连政治的边边头儿都没沾过一点点！如果她以前是个商界女强人倒也好了，横竖也算见过大场面，把商业交涉上的套路搬过来，应该不至于太丢脸……可问题就是，她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就连普通老百姓也知道——让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外行去出席乃至主持“两国外交”这么重要而高级的会晤，是多么可怕的一场赌博！可偏偏英明睿智的女皇陛下就作了这样的决定！

果然，知妻莫若夫，萧文闻言叹道：“我也不是对你没有信心……只是，你平时悠闲惯了，朝政上的事又从未沾手，像你这样半点经验也没有的人，却要出使月国……实在让我放心不下！”

宝珏道：“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不过，有些事，没有尝试过，是不知道自己行不行的。”虽然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的说法，但就算是真的有效，也不意味着就能依样画葫芦地套在外交上面吧？实话实说，她心里根本没底！

“那也不该拿这样的大事来尝试啊！”萧文皱眉道，“真不知道陛下打的什么主意……”

宝珏唯有苦笑：什么主意？不就是要个傀儡撑门面吗？这还不明白？啊……也可能……“文儿，”她犹豫着问道，“你在宫里有没有……没听凤后说……宝琳造反了？”

此言一出，墨珠吓白了脸，紫玉骇得停了手，两人面面相觑，面上却都是一片惊惶之色——单纯的两国交战，百姓们自然都是心向母国，为保家卫国而战，无不竭尽全力。但是，如果堂堂公主卖国求荣，无论对民心还是对士气都是极大的打击，局势必将会变得越发动荡不安。

萧文却是镇定得很：“当时听凤后说了，我也是吓了一跳，心里还有些奇怪，这等朝廷大事为什么要告诉我？现在，却是再清楚也没有了……”说着叹了口气，“凤后的手段果然厉害，什么都是有了算计的……但凡能有他万分之一的能耐，我也知足了……”

宝珏奇道：“你嫁的是公主，又不是皇上，要凤后那些能耐做什么？”

“你……你……”萧文本来只是有感而发，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却被妻

子抓住了话柄,尤其还是有外人在场的时候,顿时气急败坏起来,“你又拿我寻开心是不是?你明明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没的总是用些不三不四的话来编派我……”越说越委屈,“要是冤屈我,也总得有个理由……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惹得你心里不快活了,让你瞧着不顺眼……”

“顺眼!顺眼!再顺眼也没有了!”宝珏见他急了,也知道方才的玩笑过了,忙紧着声儿地赔不是,“是我说错了,你别放心上。女儿都在你手里抱着了,我要是再不明白确定你对我的心意,我……我就是个大猪头!”

墨珠一低头,紫玉用手捂了嘴,萧文又是好气又是好笑,白了宝珏一眼,偏过脸去看女儿。

宝珏摸摸鼻子,觉得有些冷场,对萧文方才的话还不甚明白,想了半天没想出来,只好厚着脸皮问:“那……你能告诉我,凤后到底找你干什么去了吗?”

萧文斜她一眼,看她眼巴巴地瞧着自己的样子实在有趣,便想借机也调侃她几句,可惜有外人在场,只得作罢:“凤后召我进宫,先倒也是没说什么,不过是问了些家务琐事罢了,后来,就把三公主造反的事情告诉了我,又说‘国家有难,天大的重担总不能只压在皇上一个人身上,秀云是皇上的亲妹子,自然要帮衬着些才是’,大致就是这么个意思吧,不过是更加含蓄委婉了些……”

说到这里,他不禁来气——本来以为凤后是真的关心秀云,如今看来,不过是为了给陛下做说客。先前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知道了,当然会对这样的虚情假意格外反感,连带着对他的所有言行都有了阴暗的注解:“我以为他的意思是要我支持你,别扯你的后腿,现在才想明白,原来是暗中威胁……哼!天威难测,你虽是公主,到底也仅仅是个公主,更不用说我这个挂了虚名的驸马了!如今把前因后果串起来一想,还是你做得最好——否则,就算是一片好心,恐怕也要换来无端的猜忌,虽不至于立时三刻就被归到叛党那边去,心头这刺却是生下了,他日秋后算账,随便安个什么罪名,咱们这一大家子的人怕是连个葬身之地都没有了!”

他这番推论未必是危言耸听,但也未必成真,因为宝珏是个安于现状的人,又没有自己的亲信势力,从以往的迹象来看,女皇和“宝珏”应该是自小亲密,又一直表现得“十分宠爱这个妹妹”,加上还有凤后从中维护,各项因素综合起

来一分析，当然就不大可能落到“死无葬身之地”这么凄惨的地步——不过前提是：她确实确实没有半点谋反之心。但在场的其他三个人可都不及他的见识，想得也不如他那样深远，一听之下都认为十分有道理，墨珠和紫玉都是浑身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宝珏也是吓了一身冷汗——她虽然学过历史，知道“皇家无亲情”这句话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为了江山天下，子弑父、弟杀兄的例子，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可谓数不胜数，但到底只是一个观众，如今身临其境，自己俨然就是那个如履薄冰的倒霉蛋儿，让她心里怎么不生出惧意来。何况，还有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摆在眼前！

半晌，见萧文依旧脸色阴沉，而墨珠一副惶惑不安的样子，宝珏定了定神，拨弄着耳朵上的宝石坠子，嬉皮笑脸地打起圆场：“也未必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吧？在我皇姐心里，我和宝琳到底是不一样的！单从陛下舍得把你这个‘京城第一才貌双全贵公子’配给我做驸马这件事上，不就足以见得我这个‘混世魔王’公主还是很得陛下的喜欢？”说着一副扬扬得意的神气。

她这番做作立刻收到了效果，沉闷的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墨珠和紫玉都忍不住低头暗笑，萧文双颊绯红，眼带羞嗔：“没事净来消遣人……这名头也不是我自己想得的，你还成天挂在嘴上……你……便是这名号做实又如何？”斜瞟着宝珏，萧文不咸不淡地说道，“还不是照样被你闻不问地丢在一边……”宝珏听他反击，顿觉不妙——这陈年烂谷子的事儿，可千万别再翻了！都是“宝珏”闯的祸，如今却要她来收拾，自己也是，哪壶水不开偏偏提了哪壶……哎！再翻，霉气都跑出来了！

“咳咳！”她假意咳嗽两声，走到萧文身边挨着他坐下，清了清嗓子道，“要说呢，我皇姐真的、真的是挺疼我的，文儿你不知道，她连人手都一早就给我配齐全了呢——我刚接旨，下边的官员、侍卫、物资、行程……统统都已经替我安排好了……”佯装没有看见萧文的叹气，故作兴奋道，“要说这回的差事，和上次巡察也没差多少，无非就是国内换境外罢了，就算运气不好，顶多也就是白跑一趟罢了，没什么危险的……啊——”她忽然想起来，“说起来，同行的官员之一，也有你认识的——就是那个方美婷！”

“原来是她？！”萧文喃喃道，“倒是个精明能干的。”

宝珏道：“只是不及沐笙屏精明……”说着，忍不住笑了。

萧文被她一说，也不由得舒展了容颜：“要是她也精明了，我可没人送她！要送，你拿自己的送去！”

这话一出，墨珠倒没什么，正在收拾东西的紫玉顿时涨红了脸，也不知是羞的，还是气的，径自就冲了出去。

墨珠正想跟出去，却被萧文接下来说的话留住了脚步。

“其实，凤后还说了一件事……”萧文才展的笑颜又暗淡了下去，“明儿你一走，我和墨珠，还有女儿，都会被接到宫里去住……等你回来了，才可以回府和你团圆。”

宝珏一愣，心中不由得也有些怨怼，但她不想再让他们承受更多的压力，因此只是笑了笑：“想来，也是皇姐夫的一番好意。我这次出去，只怕有人要茶不思、饭不想的，皇姐夫也是担心我不在的时候，没人照顾你们，这才要把你们接进宫里头，好就近照顾嘛……这可是天大的恩赐啊！嗯！我得赶紧进宫，去谢谢皇姐夫的体贴和关怀！”

墨珠知她又在胡说，忍不住掩嘴轻笑，萧文却面带愠色：“美得你了！谁为你茶不思、饭不想的？还要到凤后面前胡说……你是无所谓了，好歹也得顾及着点儿我和墨珠的面面，还让不让我们在宫眷们眼前抬头了？！”说着，起身走到梳妆台边，把手里的女儿交给了墨珠，自己走向宝珏身边，一个旋身挨着她身边坐下。

墨珠接过小郡主抱在怀里，轻声哄着她玩儿。

萧文紧挨在宝珏身边，轻声嘱咐道：“出门在外，不比家里，凡事都要小心为上……你是个有分寸的人，本来这些话也轮不到我说，不过，我还是要念叨几句，你可别嫌我烦……这次不比上回，万一出了岔子，可能连性命都有危险，我也不求你建功立业，只望你能一切平安，就是最好的了！”

萧文本质聪慧，未出嫁时，也见过母亲和她那些同僚们商谈议事的场面，对朝政之事虽不清楚，却隐约明白朝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遇见好事，大家都会抢在头里，唯恐落了人后，平白错失了表现的机会；如果遇上了把握不住方向的事情，哪怕十成里头只有一成可能会是不好的事，大家也都会

缩着脖子往后躲,谁也不愿意去冒风险。如今既然得了圣谕,身为臣下的秀云除了奉旨行事以外,也就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选择——毕竟,做不做,是态度问题,成不成,是能力问题。秀云的能力,大家心知肚明,只要她的态度没问题,将来在朝堂上便谁也不能说她什么,就算有人要扣她个“阳奉阴违”的帽子,恐怕也得先找女皇算算“用人不当”的罪名。萧文想通了这一点,便赶在头里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除了不想给妻子过多的压力,也是他的真心话——只要秀云能够平安归来,其他的他都不在乎!他不是凤后,管不了那么多!

“你放心,”宝珏点点头,“我虽不精通为官之道,但大致规矩总是知道一些,自然明白‘祸从口出’的道理。兹事体大,我又是外行,谨言慎行是应该的……横竖也只是要我这个‘公主’的头衔撑个门面罢了,大主意自然有女皇圣意裁定——原也轮不到我来做主,但凡要和月国打交道,能少开口,就少开口呗,做个和气公主谁不会呢?”

“话虽如此,还是希望你能万事小心。”萧文握住她的手,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你原来的脾气不好,现在的脾气又太好,若是两厢能调和调和便好了……官场上的人,从来都是属黄牛的,没人肯出来担肩膀,偏你又是老实好说话的人,只怕到时候,人人都把担子往你身上推……”沉吟了一下,又道,“我虽在丞相府长大,但自幼和父亲相依为命,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若是见识浅薄了,只望你看在我们夫妻的分上,好歹也能听进去几分……”

宝珏的另一只手覆上了两人交握的手:“有什么话,你只管说,什么浅薄不浅薄的,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才说的,你放心,我一定记着。”

“人心隔肚皮,你和别人打交道,可千万别被他们的外表给骗了……”萧文想起自己偶尔被母亲叫去在同僚面前炫耀时,见过众人道貌岸然的样子,也听过不少肉麻的奉承话,实在有些恶心,踌躇了一下,不便详言,只得跳了过去,“随行的官吏们都是‘食君之禄’,能不能‘忠君之事’却很难说,若是一切如你所言,官吏们能各司其职,你只担个虚名,原是最好的……我担心人人都欺你好说话,样样都要你出头,如此一来,不论事情成败与否,将来在女皇面前只怕都要生出是非来……你可不要被她们两三句好话一哄,就逞起英雄来——遇事能推就推,推不掉的也不要全担在自己一个人身上,横竖尽说些囫囵话敷衍着就

好，你是公主，想来她们也没这个胆子逼你的……”说到这里，不由得惴惴不安起来，心道：秀云会不会就此认定我是个奸猾之人？想到这里，不由得心悸，慌忙去看她的脸色。

“知道啦，知道啦，”宝珏拍了拍他的手，“你放心，你家娘子可聪明着呢！不会被人卖掉的啦！”

见她大大咧咧的样子，萧文的不安立时散了，他“扑哧”一笑，斜眼觑她：“只怕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说的便是你这种老好人！”

“好啊！又翻陈年醋了是不是？”宝珏知他说的是当日温伶之事，当下也不含糊，运起“二指禅功”，便往萧文的夹肢窝里戳，“难得我做件善事，你还来取笑我，看我不好好惩治惩治你……”

沉重的气氛一扫而光，萧文顿时被她闹得连声求饶，墨珠抱着孩子坐在一边，见此情形，也不由得轻笑出声。

“好吧，”宝珏收起“神功”，故作大度，“就暂且饶了你这回，要是再有下次，哼哼，小心我还有更厉害的手段没使出来呢！”

萧文脸一红，啐道：“大白天的，说话总没个正经，还有点公主的样子没有？！”

宝珏先还有些不解，看见墨珠亦是红了脸，这才恍然，不由得笑着揶揄：“又没什么的，都是自己人，你要是不好意思，我也罚了他，大家都不好意思了嘛，就是大家都好意思了呀！”

“你这又是什么古怪想法？”萧文又好气又好笑，“你要胡闹便找墨珠去，我的事情可多着呢，没工夫和你这里闲磨牙！”

原以为秀云又会借机黏着人不放，等了片刻却没有动静，萧文不由得心中奇怪，仔细看去，见她怔忡出神，不禁有些担心：“怎么了？刚才不还是好好的吗？莫非……是我的话让你不快活了……你别生气，我……我原是和你闹着玩儿的……”

“我没有生气，我只是……唉——”宝珏轻叹了口气，握住萧文的手，“虽然我也知道你们住到宫里头必定是衣食无忧的，但我这心里却总是……宫里是是非多，个个都是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即便凤后有心，却也未必事事能顾得周全，我